李仲文女

晋室南渡后的武都郡，春寒料峭。李仲文立在郡守府衙后园，望着新栽的桃树在料峭春风中簌簌发抖，手中紧攥的缣帛上还沾着女儿出嫁时描金的喜帖。十八岁的芳华，竟如这早春的桃花，未及绽放便零落成泥。他闭目长叹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："将小女暂厝城北青松岗，待天下太平再归故里。"五年光阴如白驹过隙。当张世之的官轿抬进武都时，城北荒冢已生满萋萋芳草，连镇守墓所的石兽都被藤萝缠住了半身。新任太守的公子张子长年方弱冠，生得面如冠玉，眉眼间却总带着几分挥之不去的郁色。他独爱往马厩旁的百年槐树下独坐，望着枝桠间漏下的月光，一坐便是半宿。

这夜月华如水，槐花簌簌落满石阶。张子长正对月吟诵《子衿》，忽觉暗香浮动，似有若无的兰麝香缠着夜风钻入鼻端。他抬眼处，见一女子立于花影之中，月白素纱襦裙被风吹得贴着玲珑身段，腰间羊脂玉佩随步摇曳，叮咚作响。待要细看时，那女子已垂眸浅笑，眉眼间似有千言万语凝成春水。

"奴家是前太守之女，蒙君错爱，特来相会。"女子声若清泉击石，又似环佩相鸣，惊得张子长手中竹简"啪"地坠地。他正待细问，那女子却已如烟云般消散，唯余一缕幽香萦绕鼻端，教人想起幼时在江南见过的晨雾。

自此每逢月夜，那女子必至。或执素手对弈，玉指纤纤拈起黑子，在云子棋盘上敲出清越声响；或抚瑶琴相和，七弦琴上流出的曲调竟是张子长从未听过的古调。更在五更鸡鸣时，将绣着并蒂莲的罗帕塞入他掌心，那莲花针脚细密，花瓣上还沾着未干的晨露。这般缱绻过了半月，张子长白日里也恍惚见那倩影在回廊徘徊，有时是倚着朱漆栏杆理云鬓，有时是立在海棠树下折残红。

这日正午，蝉鸣声声催人倦。张子长倚在雕花木榻上假寐，手中还攥着半卷《淮南子》。忽觉一阵香风拂面，带着槐花的清甜与女子特有的体香，他睁眼时竟见那女子坐在榻边，鬓间珠翠在日光下流转着七彩光晕，映得肌肤胜雪。

"郎君可愿与奴家结发？"女子指尖轻点他眉心，张子长只觉浑身如浸温泉，从尾椎骨升起一股酥麻直窜天灵。待回过神来，罗帐已垂，红绡帐里春意浓。自此夜夜欢愉，连案头未批的公文都积了寸许尘埃，墨砚干涸得裂开细纹。

却说李仲文府上，有个唤作青萍的婢女最是心细如发。这日她奉命给小姐扫墓，见墓前青草被踩出蜿蜒小径，杂草间还落着几片素色绢布，心下便生疑窦。待寻到马厩，但见公子榻下竟躺着只绣鞋，鞋面金线绣着并蒂莲，针法分明是小姐生前最爱的苏绣。青萍尖叫着奔出，惊得张世之手中茶盏"咣当"坠地，青瓷碎成八瓣，茶水在青砖上蜿蜒如泪。

"竖子！你……你竟做出这等辱没先人清誉之事！"张世之挥起藤杖要打，却被李仲文拦住。两位老臣相顾无言，最终相携往青松岗掘墓。当铁锹破开三尺黄土，但见棺中女尸容颜如生，双颊竟还带着淡淡红晕，右足却空空如也，唯有裙摆处沾着些新鲜泥土。

"是奴家命薄……"当夜张子长梦回槐下，但见那女子罗衫尽湿，发间槐花零落成泥。她泪痕斑斑，手中罗帕化作飞灰："本该三日后还魂，如今棺木见日，魂飞魄散矣！"话音未落，人已化作轻烟消散，唯余一滴清泪坠入他掌心，灼得肌肤生疼。

张子长猛然惊醒，但见窗外月色如银，槐影婆娑，哪里还有佳人踪影？他赤足奔至墓地，但见新翻的泥土上，几株野蔷薇开得正艳，花瓣上凝着露水，宛如离人泪。

自此武都城多了个疯癫公子，整日抱着绣鞋在槐树下徘徊。有人见他深夜对月独酌，口中喃喃念着："生前未得同衾枕，死后空留并蒂莲……"直到那年深秋，槐叶落尽，人们才在树下发现他冰冷的尸身，唇边竟带着一丝诡异的笑意，仿佛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之人。

而李仲文辞官归隐那日，城北荒冢忽生异象。但见无数槐花随风而起，在空中凝成女子形貌，对着武都城方向三拜九叩，随即化作漫天飞雪，覆了整座青松岗。有樵夫说，曾见雪地上现出两行脚印，一深一浅，直往黄泉路而去。